

王明蓀 著

遼金元史學



與思想論稿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PDG

遼金元史學與思想論稿

王明蓀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遼金元史學與思想論稿／王明蓀 著．——第一版——〔台北縣〕 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序 4+目 2+314 面；17×23.4 公分（中華文化資源學會．人文叢刊；4）

ISBN：978-986-6449-28-4（精裝）

1. 史學史 2. 學術思想 3. 遼史 4. 金史 5. 元史
6. 文集

601.925

98002233

本社出版品有審查制度，編輯委員出版品皆送外審

中華文化資源學會

人 文 叢 刊 4

遼金元史學與思想論稿

作 者：王明蓀

編輯委員：王明蓀 宋光宇 周志文 孫大川 袁保新 雷家驥 龔鵬程

發行人：高小娟

出 版：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34 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 2923-1455 傳真：(02) 2923-1452

電子郵件：sut81518@ms59.hinet.net

責任編輯：杜潔祥

電腦排版：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總 經 銷：樂學書局 電話：(02) 23219033

學生書局 電話：(02) 23634156

第一版 2009 年 3 月 30 日

售價：精裝 新台幣 42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在歷史研究之領域中，個人較集注於中國近古史此段時期，其間約始於十世紀至十四世紀，近五百年左右，以傳統之朝代而言，包括遼、宋、金、元四朝為主，而旁及於五代、西夏，至於明初。所涉時間頗長，是企望於對歷史能有一段較長時間之觀察，用以了解中國歷史由近古至近世，或前近代時期之轉變。個人又以爲歷史之研究雖以史事爲基礎，然歷史之範圍甚廣，而通常多著重於內政、外交、軍國、制度、財經等廣義之政治史，對於時代歷史而言，若僅限於此，則不易有較全面之考察。晚近以來，於社會、婦女、法制、思想史等始頗受青睞，此與其言係開發新方向、新課題之探討，毋寧說是對歷史有較廣闊之視野與認知。透過各層面之研究，再加以一較長時段之觀察，庶幾於能見及其演變與全面；此有待於共識之諸君子戮力以赴。

本書所論爲遼金元時期史學與思想二方面。史學篇論文有七篇，其中四篇皆在於遼金元三代及明初之官方修史系統，〈遼金之史館與史官〉、〈元代的史館與史官〉兩文，是對遼、金、元三代修史制度之研究，由於此三代爲北族所建立之朝，本身或略有記事之法，但並無如漢族朝廷之修史傳統與制度，故其修史係仿自漢文化而來，然以往皆爲論者所忽略，故宜作填空補白並闡幽發微。〈金修國史及金史源流〉言金代之修史，《金史》被譽爲詳核老潔，出於《宋史》、《元史》之上，而《遼史》雜亂訛誤，不足

並論。《金史》之受譽，其究竟如何？本文由金代所修其本國史之情形加以考察，復析論《金史》所據之材料，得知實多賴金人已身之努力有以成就。〈元史太祖紀之撰述〉一文，論述明初修《元史》係依元代之各朝實錄以完成〈本紀〉，太祖爲開國創業之君，其時初有文字，所記事留於禁中，後來依之修成實錄，本文比較北族所建朝代如魏、遼、金等開國太祖之紀，大體形式不異，史文載事較樸實，未言神奇異能之事，此爲《元史》較特別之處。

關於金、元史學之三篇論文，〈金代士人之歷史思想〉，欲討論在北族政權下，漢族士人之歷史思想是否有何轉變或特色，本文透過史學、史學批評、史觀與史懷各方面來看，得知漢族士人並不因在北族統治下有何轉變，仍然體現出傳統之儒家思想價值。金、元史家及其史學各爲一篇，金代爲〈王若虛之史學批評〉，王若虛爲金代著名文學之士，故多能指出諸史書文句、語意之缺失，頗有所見及新意，是以其史學批評重點亦在於史文之論。其他諸如由史論上可看出其義理、名教觀念，史學理論則以實錄觀爲根本，論史書之繁簡亦以此爲據。〈郝經之史學〉，論元初學者郝經之學術與史學，在史學史上金、元二代並不爲論者所重視，如郝經爲儒者，受程朱理學之脈，其於史學中亦得以窺見，其鉅作《續後漢書》爲本文析論之重點，其書重史法而不在史事，準朱子綱目而尊蜀，體例有些新意而歷史思想側重於文化史觀。尙有其他多處特色，然亦有如斷限欠妥等缺失。

思想篇部份共有七篇論文，論元代思想者較多，遼、金則各有一篇。〈略論遼代之崇佛與藏經〉，較偏於文化史之討論，以遼代建國前後即展開中央朝廷對佛教之崇敬，迄於遼亡而其崇佛皆不遺餘力，由早從西域傳入草原之佛教，加之中土北傳之信仰，可知遼朝本即具有豐厚之佛教信仰基礎。因崇佛而至中期乃有大

藏經之雕印，此著名之契丹藏經於山西應縣木塔中有部份發現，而此《遼藏》實可與北宋之《開寶藏》相比美；在佛教史及文化史上有其價值與地位。〈李純甫之三教思想〉，論述金儒李純甫之學術與思想，以其著名之三教論為核心。三教之論於南北朝時即頗為風行，唐、宋以來流風不減，金代學術思想承北宋之緒，其間亦稍有些許特色，而李純甫力傳三教調和會通最為突出，其主旨在疏解儒者之攻佛排釋，而欲以佛融儒、道二家。

元代思想史論文有五篇。〈三教外人鄧牧之思想〉，鄧牧為元初之南宋遺民，雖自號三教之外人，然其思想實以道家為主而兼儒家。於傳統政治、社會有較重之批評，亦有見解，尤其在君、臣、人民之關係上，有其特出之看法；其思想可見於所著《伯牙琴》中。〈元儒保八之易學與太極說〉，討論元代北族學者保八之學術思想。元代習漢學之蒙古、色目人已有專著論及，但蒙古人經學研究著述於今可見者僅有保八而已，保八精通《易》學，雖以程朱學說為主，解《易》中仍可見其自家之心得，其著述詳盡清晰，強調明體達用，應為供教學而作，然頗有功於《易》學。〈元代的儒吏之論與儒術緣飾吏治〉、〈略述元人對「隱」之看法〉、〈略述元代朱學之盛〉，三篇論文原出自於早年之博士論文《元代的士人與政治》，稍加訂補後發表，於此即不再多述。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個人之精神體力畢竟有限，多年究心，然所得亦有其限。因教學研究之需要與興趣，對近古時期涉獵尚不稱少，若略有所得，則草以為文，一則以示愚見私意，就教於方家，一則以誌所學所知，期為將來之用。輯文為冊，因以自序之。

王明蓀序於遲晴樓 2009年春

遼金元史學與思想論稿

目 錄

自 序

史學篇	1
壹、遼金之史館與史官	3
貳、金修國史及《金史》源流	25
參、元代之史館與史官	49
肆、《元史·太祖紀》之撰述	69
伍、王若虛之史學批評	89
陸、金代士人之歷史思想	109
柒、郝經之史學	141
思想篇	167
壹、略論遼代之崇佛與藏經	169
貳、李純甫之三教思想	185
參、三教外人鄧牧之思想	201
肆、元代的儒吏之論與儒術緣飾吏治	223
伍、略述元人對「隱」之看法	245
陸、略述元代朱學之盛	263
柒、元儒保八之易學與太極說	281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Historiography and Ideology of the Liao, Chin Yuan Dynasties

Contents

Part I : Historiography

1. Official Historians and History Compiling Intitutes of the Liao and Chin Dynasties. 3
2. The Compilation and Origins of the Chin History. 25
3. Official Historians and History Compiling Institutes of the Yuan Dynasty. 49
4. The Composition of the Imperial Biography of Taizhu in the yuan Shi. 69
5.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Wáng Ruoxu. 89
6. Historical Thoughts of the Chin Literati. 109
7. The Historiography of Hao Jing. 141

Part II : Ideology

1. On the Buddhist Worship and Zhangjing during the Liao Dynasty. 169
2. Li Cunpu's Thoughts on the Three Religions. 185
3. The Thoughts of Dun Mu, the Outsider of the Three Religions. · 201
4. On the Debate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and Confucianism Modification of Official Provisi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 223
5. On the Viewpoints of Hermitag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245
6. On the Thriving of Zhuxi's Learning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 263
7. The Learning on The I Chin (The books of changes) and the view on The Tai chi of Boupā. 281

史學篇

- 壹、遼金之史館與史官
- 貳、金修國史及《金史》源流
- 參、元代之史館與史官
- 肆、《元史·太祖紀》之撰述
- 伍、王若虛之史學批評
- 陸、金代士人之歷史思想
- 柒、郝經之史學



壹、遼金之史館與史官

- 一、前 言
- 二、修史與史館之設
- 三、史官之制
- 四、結 語



一、前言

遼、金二代，政權相繼，皆起自塞外而南向發展。契丹建立遼朝之前，已與漢民族接觸甚久。若自北魏以下，至耶律阿保機建國，其間約五百年左右，皆處於塞外，渡其北疆民族之傳統生活，至與漢族之接觸，多止於互市、入貢、受糧等。由於雙方和戰不定，彼此之關係亦隨之有所不同，當和平或契丹內附之時，始為南方朝廷物資北傳之時，其間或有漢制、漢人隨之而入，如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置松漠都督府，以安內附之契丹各部；¹唐玄宗開元四年（717），以宗室女永樂公主下嫁契丹首領李失活，並封失活為松漠郡主兼松漠都督，²可謂雙方關係最密切之時，但漢文物制度似乎未見有多少之傳入。大約至唐末，因中原長期動亂，華北漢人入於契丹者頗眾，其或逃亡、或被擄掠而去，此對耶律阿保機之建國與漢化有莫大幫助。及耶律德光（遼太宗）獲燕雲十六州及入汴，更造成大量漢人及文物制度之北傳，漢法漢制為遼朝立國的重要部分於焉確立。³

契丹文字創造於太祖時期，大字為耶律突呂不等於神冊五年（920）造成，⁴小字為太祖弟迭剌於天贊年間（922～926）造成。⁵

¹ 參見《舊唐書》（臺北：藝文），卷三，〈太宗本紀下〉，頁19上；卷九十九，〈契丹傳〉，頁8下。

² 參見同前書，卷九十九，〈契丹傳〉，頁10上。

³ 見拙作〈略論遼代的漢人集團〉，載《宋遼金史論文稿》（臺北：明文，民國70年），頁63～106。

⁴ 參見《遼史》（臺北：藝文），卷二，〈太祖本紀下〉，頁1下；卷七十五，〈突呂不傳〉，頁3下。

⁵ 參見《遼史》卷六十四，〈皇子表〉，頁4下、5上；契丹文字另參見柳翼謀，〈契丹大小字考〉，載《遼史彙編》，八（臺北：鼎文書

前此無本身之文字，「惟刻木爲信」。⁶契丹文字創製前，若有書冊碑文之記，則係漢文，如太祖三年（909），以韓知古建碑龍化州大廣寺以紀功德。⁷至於契丹早期活動於北疆時，是否使用過其他語文，一時難以考察。

女真民族之發展類似契丹，早期生聚於塞外，間或與南方交通，若以靺鞨爲女真之先，則隋唐時分別臣附於高麗、唐、渤海等，亦與此三者關係密切。唐朝且不論，高麗及渤海皆深受漢文化影響，故女真之先當不能脫此關係。及契丹滅渤海，役屬女真，遂使女真成爲屬國。

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建國前之先世，《金史》有〈世紀〉卷爲之敘述，其皇室完顏部源自函普兄弟⁸其時當遼太祖或太宗之世，⁹大約《金史》所述女真先世之事跡皆在遼代範圍之內。然其所述多生活習俗，而文物典制則闕如，蓋「生女真，無書契，不可檢制」，¹⁰而後雖稍立教條，規以法令信牌，但其形制不詳。若再以《三朝北盟會編》中所載金初的情形來看，如「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雖有君臣之稱，而無尊卑之別」等，¹¹其文物制度相當簡陋無疑。女真初曾用契丹字，其本身文字當創始於太祖時之完顏希

局印行），頁 75-1~75-4。

⁶ 見《五代會要》（臺北：九思，民國 67 年），卷二十九，頁 457。

⁷ 參見《遼史》，卷一，〈太祖本紀上〉，頁 13 下。

⁸ 參見《金史》（臺北：鼎文），卷一，〈世紀〉，頁 1。

⁹ 烏居龍藏，〈金上京城及其文化〉，載《燕京學報》，第三十五期，民國 37 年，頁 150~151。另有以遼太祖即位之初，爲函普之世，見張博泉，《金史簡編》（遼寧：人民，1984 年），頁 24。

¹⁰ 見同註 8，頁 2 上。

¹¹ 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臺北：文海，民國 51 年），卷三，頁 7 上；卷一一六，頁 5 上。

尹，即所謂「大字」；後復有熙宗之「小字」。¹²但金與遼代一樣，通用者仍爲漢文字。

遼、金之先世皆有相當長之歷史發展，其所接觸之各民族或各國，要以受漢文化之影響爲大。但長期以來，其典章制度似無多大增華，甚至無典制可言，而皆當其建國之際，乃開始大量吸收漢制、文化等，若非史料記載之問題，則當另有解釋。契丹與柔然、突厥、回鶻等民族關係亦密，但都未採借其文字，而與女真之文字同樣皆依傍漢文而成；在此前當無其他典冊文書了。

二、修史與史館之設

遼太祖建國之際，已擁有漢人知識分子，其最著者爲韓延徽、韓知古、康默記等三人，其時多擔任管理漢民公事及參與籌謀策畫等工作，¹³開遼人治遼民（地）、漢人治漢民（地）之兩元政治雛型。及太宗入汴，掠俘大量文物圖籍，並翰林、秀才等，¹⁴至此，遼朝之知識分子始眾，文物典制乃漸有可觀。遼朝注重史事亦早，據史書所載相關之措施，除太祖時數次建立功德碑外，厥爲太宗會同元年（938）建日月四時堂，並圖寫古帝王事於兩廡。¹⁵此事固不在記契丹之史蹟，但卻可視爲具有歷史意識之舉動。

太宗會同四年（941）二月，「詔有司編始祖奇首可汗事跡」，¹⁶

¹² 參見同前書，卷三，頁10上。《金史》，卷七十三，〈完顏希尹傳〉，頁1684；卷六十六，〈完顏勗傳〉，頁1558。

¹³ 三人事蹟見《遼史》，卷七十四各傳。

¹⁴ 《遼史》，卷四，〈太宗本紀下〉，頁15下、16上；《五代史記》（臺北：藝文），卷七十三，〈四夷附錄第一〉，頁12下。

¹⁵ 參見《遼史》，卷四，〈太宗本紀下〉，頁1下。

¹⁶ 同前註，頁6下。

此爲遼代修史之先聲。然所謂「有司」卻不知何指？或即爲當時之史館耶？遼史謂：「室昉監修，則知國史有院；程翥舍人，則知起居有注。」¹⁷此即國史院及起居舍人院等修史機構，但設置時間不明。考太祖從姪耶律魯不古以贊助成功契丹國字之制作，授爲林牙、監修國史。¹⁸契丹國字之制作成於神冊五年（920），前已言及，可知遼代史院之設置當在神冊五、六年之際或其後；而籌畫者或即康、韓等漢人知識分子。據此，則太宗所詔之「有司」爲史院（館）之說當可成立；惜不知太祖時之史院性質爲何。

《遼史》所載史院館之制有國史院，屬於南面官制，¹⁹其修起居注者爲起居舍人院，置之於門下省，²⁰在祕書省下又有著作局，²¹此三者蓋爲遼代修史之機構。南面官之設，原爲「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²²在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兩元制度之下，南面官應不預北面之事，但修史宜爲一國之事，不得僅及南面而不干北面。北面諸制皆軍國、部族、宮帳之政，未嘗有修史之機構，雖有掌文翰之大林牙院爲近似，²³但無史館之設。惟南面設史館，且掌全國之史事，此可說明遼採漢法而補兩元政制之缺失。

遼初，太祖時或即設置國史院，但至遼中期以前有關之資料奇缺，若以出任史館職者而言，聖宗以後則可常見。此前除上述太宗所命之「有司」外，則爲景宗朝保寧八年（976）見「史館學

¹⁷ 見《遼史》，卷四十七，〈百官志三〉，頁1下。

¹⁸ 參見《遼史》，卷七十六，〈耶律魯不古傳〉，頁2下。

¹⁹ 參見《遼史》，卷四十七，〈百官志三〉，頁9上。

²⁰ 同前註，頁5下。

²¹ 同前註，頁13下。

²² 見《遼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頁1下。

²³ 參見同前註，頁8下。

士」，²⁴是為有關史院之記載。同樣之情形亦發生於起居舍人院及著作局，遼史所載較早之修起居注官為聖宗開泰六年（1217）之程翥，²⁵餘任此職者皆在聖宗以後，此前甚少見及，只有稍早於開泰二年（1213）任此職之趙爲箕。²⁶著作局較早之官職為聖宗太平十一年（1031）之著作佐郎楊皙，²⁷餘亦罕見。似乎遼中期聖宗以前，起居舍人院及著作局並未設立，而國史院亦草創簡陋，否則遼史記事真疏漏之極矣！

金制史館較詳，其修史之時亦如遼代，皆在第二朝太宗之際。金太宗天會六年（1128），詔求祖宗遺事，以備修國史之用，以耶律迪越及完顏勗其主事。凡採摭遺言舊事，自女真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卷之實錄，其事有詳略，然無所隱。²⁸天會十五年（1137），熙宗曾命韓昉、耶律紹文等編修國史，且韓昉在天會五至十二年時已為兼修國史。²⁹此事雖無下文，當係以始祖以下十帝之實錄為本進行修撰。其後有所變更，乃至皇統元年（1141）有完顏勗撰成之祖宗實錄三卷，又稱之為先朝實錄。³⁰金國史院之置當即在太

²⁴ 同註 19；另見卷八，〈景宗本紀一〉，頁 5 上。

²⁵ 參見《遼史》，卷四十七，〈百官志三〉，頁 5 下。原作開泰五年，然按〈聖宗本紀〉，則記為開泰六年，見《遼史》，卷十五，〈聖宗本紀六〉，頁 12 上。

²⁶ 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臺北：世界書局），卷八十一，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

²⁷ 參見《遼史》，卷四十七，〈百官志三〉，頁 13 下。原作統和十一年，按楊皙本傳中所載，其於太平十一年擢進士乙科而為著作佐郎，見《金史》，卷八十九，〈楊皙傳〉，頁 3 上。

²⁸ 參見《金史》，卷六十六，〈完顏勗傳〉，頁 1558。

²⁹ 參見《金史》，卷四，〈熙宗本紀〉，頁 72；卷一二五，〈韓昉傳〉，頁 2714。

³⁰ 參見《金史》，卷四，〈熙宗本紀〉，頁 78；卷六十六，〈完顏勗傳〉，頁 1559。